

魯迅詩歌注

第二冊

紹興魯迅撰 平湖周振甫注

魯迅詩歌注

中華書局

魯迅詩歌注卷二

紹興魯迅撰 平湖周振甫注

替豆萁伸冤二

煮豆燃豆萁，萁在釜下泣。我燼你熟了，正好辦教席。

〔一〕繫年：這首詩作於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，見《咬文嚼字》（三三），發表於六月七日《京報副刊》，收入《華蓋

集》。原文說：「據考據家說，這曹子建的《七步詩》是假的。但也沒有什麼大相干，姑且利用它來活剥一首，

替豆萁伸冤。」這詩沒有題，借用原文中話作題。《七步詩》：《世說新語·文字》篇：「文帝（曹丕）嘗令東阿

王（曹植）七步中作詩，不成者行大法；應聲便為詩曰：『煮豆持作羹，漉菽（豆）以為汁。萁在釜下燃，豆

在釜中泣。本自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』」明朝馮惟訥《古詩紀》選錄此詩，注云「本集不載」，並附錄四句的一

首：「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」清朝丁晏的《曹集詮評》中關於此詩也說：

「《詩紀》云『本集不載』疑出附會。」

一九二四年秋，楊蔭榆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，她壓制學生，禁止一切愛國的正當活動，引起學生的反抗。

一九二五年一月，學生向當時的北洋政府教育部請求撤換校長，並發表宣言，堅決反對楊蔭榆任校長。當時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章士釗提出「整頓學風」，支持楊蔭榆壓制學生。五月七日，楊爲壓制學生的愛國運動，特請名流演講，親自登臺主持，借此擡高和鞏固自己的地位，當場被學生轟下了臺。她老羞成怒，五月九日竟宣佈開除學生自治會的劉和珍、許廣平等六人。女師大風潮進入高潮，在

這場鬭爭中，魯迅一開始就支持學生的鬭爭。當楊開除劉和珍等六位同學後，魯迅起草了由他和錢玄同、沈尹默等教員聯名發表的《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》，還代學生草擬呈文，揭露楊的罪惡行徑。在六月二日《晨報》上，女師大哲教系代主任汪祖懋發表了《致全國教育界》稱：「楊校長之爲人，頗有剛健之氣，欲努力爲女界爭一線光明，凡認爲正義所在，雖赴湯蹈火，有所不辭。今反楊者相煎益急，鄙人排難計窮，不敢再參末議。」他掩蓋了楊對學生的高壓和迫害，把學生的反抗和教師等對學生的支持稱爲「反楊者相煎益急」，把事情弄顛倒了。他

引用「相煎益急」是用《七步詩》中萁豆相煎的典故，把楊對學生的迫害說成學生迫楊，那便成了學生是萁，楊是豆了，這根本歪曲了事實。魯迅因此把《七步詩》的原意改一下，用來諷刺。把豆在泣改成萁在泣，因為萁燒成了灰，豆卻熟了可以辦教席，正是諷刺楊蔭榆辦了酒席，請許多人去陰謀擺佈學生。

在《華蓋集·「碰壁」之後》裏，魯迅寫他在女師大教員休息室裏看到一張印刷品，是楊蔭榆「特請全體主任專任教員評議會會員在太平湖飯店開校務緊急會議，解決種種重要問題」。魯迅回家以後，想到太平湖飯店的宴會：

我於是仿佛看見雪白的桌布已經沾了許多醬油漬，男男女女圍著桌子都吃霜淇淋，而許多媳婦兒（指學生），就如中國歷來的大多數媳婦兒在苦節的婆婆腳下似的，都決定了暗淡的運命。

我吸了兩支煙，眼前也光明起來，幻出飯店裏電燈的光彩，看見教育家在杯酒間謀害學生，看見殺人者於微笑後屠戮百姓，看見死屍在糞土中舞蹈，看見污穢灑滿了風簾琴，我想取作畫圖，竟不能畫成一線。……

這就是「正好辦教席」的最好的注解。

《七步詩》用比喻構成，以「萁豆相煎」比兄逼弟，以「萁」比兄，「豆」比弟，著重在「豆在釜中泣」，下兩句說明「豆」泣的原因。但同一個比喻既可以這樣比，也可以那樣比，所以魯迅把「豆」泣改成「萁」泣，下面說明「萁」泣的原因，「萁」化成了灰，「豆」卻熟了好辦教席來陷害學生，原來的「萁」比「兄」，「豆」比「弟」，兄弟雙方是相對的。魯迅以「萁」比學生，「豆」比設宴中的菜肴，不用來比楊，「萁」和「豆」不是相對的。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運用比喻的手法：第一，同一個比喻，既可比這事，也可以比那事，即比喻的多種用法。第二，同一個比喻，它的側重點

可以不同，可以有變化。

哈哈愛兮歌三首_(二)

哈哈愛兮愛乎愛乎！愛青劍兮一個仇人自屠_(一)。夥頤連翩
兮多少一夫_(三)。一夫愛青劍兮嗚呼不孤。頭換頭兮兩個仇
人自屠。一夫則無兮愛乎嗚呼_(四)！愛乎嗚呼兮嗚呼阿呼，阿
呼嗚呼兮嗚呼嗚呼！

哈哈愛兮愛乎愛乎！愛兮血兮兮誰乎獨無。民萌冥行兮一
夫壺盧_(五)。彼用百頭顱，千頭顱兮用萬頭顱！我用一頭顱兮
而無萬夫。愛一頭顱兮血乎嗚呼！血乎嗚呼兮嗚呼阿呼，阿
呼嗚呼兮嗚呼嗚呼！

王澤流兮浩洋洋；克服怨敵，怨敵克服兮，赫兮強(一)！宇宙有窮止兮萬壽無疆。幸我來也兮青其光(七)！青其光兮永不相忘。異處異處兮堂哉皇！堂哉皇哉兮嚶嚶，嗟來歸來，嗟來陪來兮青其光！

〔一〕繫年：《魯迅日記》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：「作《眉間赤》訖。」《眉間赤》後改稱《鑄劍》，這三首歌

即見於《鑄劍》裏，發表于同年四月到五月的《莽原》半月刊第二卷第八、九期，收入《故事新編》，下注

「一九二六年十月作」，與《日記》不同。按《故事新編·序言》裏說：「寫了《奔月》和《鑄劍》」，我便奔

向廣州」。查《日記》，魯迅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離開廈門去廣州，四月三日在廣州。那麼《鑄劍》初稿

當作於一九二六年十月，到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改定吧。這三首歌，前兩首是俠客宴之敖者所唱，後一首

是孩子眉間尺的頭所唱。這三首歌沒有題目，借開頭的話作題。《鑄劍》的故事是：「干將替楚王鑄了雌雄

雙劍，用雌劍獻給楚王，楚王怕他也給別人鑄劍，把他殺了。他的兒子眉間尺拿了雄劍去報仇，碰見宴之敖者，願意替眉間尺報仇。眉間尺自殺了，宴之敖者拿了眉間尺的頭和劍，唱了上面兩首歌。他替楚王變戲法，把眉間尺的頭放在金鼎內煮，頭就唱起上面的第三首歌，並且在鼎底跳舞。楚王到金鼎前去觀看，宴之敖者用劍一揮，王頭就掉在鼎中。眉間尺的頭跟王頭在鼎中搏鬪，宴之敖者又用劍一揮，讓自己的頭也掉在鼎中，把王頭徹底打敗，給眉間尺報了仇。

〔三〕青劍：《鑄劍》說雌雄雙劍「純青的，透明的，正像兩條冰」。一個仇人自屠：

楚王的仇人眉間尺自殺。

〔三〕夥頤：多啊，見《史記·陳涉世家》。連翩：指連續不斷。一夫：衆

親離的獨夫，暴君，見《孟子·梁惠王》。這句指暴君多得接連不斷，暴君愛青劍的也不是一個人，也很多。

〔四〕兩個仇人：指眉間尺和宴之敖者兩人先後自殺。一夫則無：指楚王被殺。

〔五〕民萌：老百姓，人民。冥行：指暗中摸索。壺盧：指大笑。

〔六〕王澤：國王的恩典。浩洋洋：指廣大。赫兮：烜赫，勢焰盛。

〔七〕青其光：報仇的眉間尺、宴之敖者身上都穿著青衣，用的是青劍，所以有青光。

魯迅在一九三六年三月給日本增田涉的信中談到，在《鑄劍》裏，沒有什麼難懂的地方。不過希望加以注意的，即其中的歌並非都是意思很明瞭的。因為這是奇異的人和頭所唱的歌，像我們這樣普通的人當然不容易理解。儘管如此，但我們注意研討一下，它的含意還該是可以探索的。歌裏把一夫跟仇人對稱，一夫是指暴君楚王，那末仇人就該是楚王的仇人了。一個仇人自屠，就是眉間尺自殺，

把頭交給宴之敖者替他報仇。「夥頤連翩」句指天下暴君之多。「一夫愛青劍」句言這些暴君都想佔有寶劍，貪得無厭。兩個仇人自屠，楚王的仇人眉間尺和宴之敖者都自殺了。一夫則無，暴君也被殺了。第一首是說，眉間尺要請宴之敖者替他報仇，爲了要把青劍和頭交給宴之敖者而自殺了。宴之敖者爲了報仇也自殺了，他也殺了那個暴君，報了仇。

第二首說，愛報仇誰都免不了流血。報仇的對象是暴君，那個暴君愚弄人民，然後大笑作樂。爲了他的作樂，他就任意殺人，用百千萬顆頭顱來供暴君娛樂。現在也輪到

我（宴之敖者）來對付暴君了，我只用一顆頭顱，來達到我報仇的目的。

第三首是眉間尺的頭在銅鼎裏唱，那是唱給楚王聽的，唱的目的是要使他高興，才好引他走下殿來看，宴之敖者才好把他殺死，所以唱的是：楚王的恩典廣大，能够打敗一切怨敵，勢力很強大，天地有窮盡，楚王的壽命無窮。我（眉間尺）來了，身上帶著青光。我和王的處境各異，我在鼎中歌舞，王在殿上看，顯得很堂皇，來陪王娛樂的是青光。因爲眉間尺、宴之敖者都穿青衣，那劍又是青劍，所以是一片青光，而楚王就在青光中被殺死。

這三首歌，前兩首正面指斥暴君屠殺人民的罪惡，表達深刻的仇恨和迫切的報仇心理。後一首是迷惑暴君以便進行報仇。

這三首歌，用的是《楚辭》體，句中用「兮」字。又用了兩個「哈哈愛兮愛乎愛乎」，兩個「阿呼嗚呼兮嗚呼嗚呼」，兩個「愛乎嗚呼」，兩個「嗚呼阿呼」，兩個「啊呼嗚呼」，六個「愛乎」，十三個「嗚呼」，這樣構成詞語複迭的特色。

弔盧騷（二）

脫帽懷鉛出，先生蓋代窮（三）。頭顱行萬里，失計造兒童（三）。

〔一〕繫年：這首詩見於《頭》，《頭》作於一九二八年四月十日，發表於同月二十三日《語絲》週刊第四卷第

十七期，收入《三閒集》。這首詩沒有題，借原文的話作題。原文說：「記得《三國志演義》記袁術（當作袁

紹）死後，後人有詩（指清朝王士禎《詠史小樂府》）歎道：『長揖橫刀出，將軍蓋代雄。頭顱行萬里，失計殺

田豐。』當三個有閒之暇，也活剝一首來弔盧騷。」魯迅引的那首詩說，當董卓專權，要廢漢帝時，袁紹起來

反對，說：「天下健者，豈惟董公！」長揖橫刀徑出。這種行為是蓋世英雄。後來不聽田豐的話，又把他殺

了，因此被曹操打敗，吐血死去。他的兒子袁熙、袁尚逃到遼東投奔公孫康，坐榻上沒有席，袁尚要求鋪上

席子。公孫康呼叱道：「汝二人之頭將行萬里，何席之有！」就割下兩人的頭送給曹操。這是說由於袁紹

失策，使他兒子也被殺。魯迅模仿那首詩是用來諷刺梁實秋對盧騷的攻擊。盧騷（即盧梭——編者注）是法

國啟蒙主義的思想家，他的《懺悔錄》，真實地寫出了自己懺悔的記錄，梁實秋說它為：「盧騷個人不道德

的行為，已然成為一般浪漫文人行為之標類的代表，對於盧騷的道德的攻擊，可以說即是給一般浪漫的人

的行爲的攻擊。」魯迅稱這種攻擊爲「借頭示衆」，借盧騷的頭到中國來示衆，所以說「頭顱行萬里」。

（二）脫帽：與原詩的「長揖」相呼應，古人作別時「長揖」，猶如今人作別時「脫帽」，同是一種禮貌。懷

鉛：攜帶書寫工具。鉛是塗改錯字的鉛粉，轉爲筆。《西京雜記》稱揚雄「懷鉛提槧」，搜求方言。

出：原句指袁紹的出走，即逃走。盧騷的《愛彌兒》攻擊宗教，受到天主教的迫害，出奔瑞士。出，即指此。

蓋代窮：一代中最窮困不得志的人。這是寫盧騷逃到外國落拓窮困的情狀。

（三）失計造兒童：盧騷寫兒童教育的書《愛彌兒》是失算了，因而被梁實秋「借頭示衆」。

魯迅《三閒集·頭》：「三月二十五日的《申報》上有

一篇梁實秋教授的《關於盧騷》，以爲引辛克來兒的話來攻擊白璧德，是『借刀殺人』，『不一定是好方法』（《而已集·盧梭和胃口》中，引辛克來的話，指出批評盧梭，是要